

# 通今博古大师 学贯中西楷模

——在吴征镒先生身边工作与学习的一些感悟

## 裴盛基

(1938~)，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吴征镒院士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他的逝去，不仅使我国科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而且使国际植物学界失去了一位巨匠。吴征镒先生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吴征镒先生一生爱国爱党勤政勉学，为中国植物学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一生，不愧是当代植物科学界领军大师。在纪念吴征镒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对他更是无比的怀念，怀念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学以致用楷模风范。

1958年吴征镒先生从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来到昆明，与蔡希陶先生一道共同建设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开展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到西双版纳热带雨林进行植物调查，作为一名年轻的科考队员，我在他身

边参加过一段时间野外工作，他和我们一道白天钻进热带密林，采集植物标本，晚上边压制标本，一边讲解和鉴定植物，当时令我们这些年轻的科考队员对他的学识佩服至极。记得有一次在勐腊县城东部一片热带森林中考察时，我紧跟在他身后，我们突然闯进了一大个马蜂窝巢丛林，吴先生和十几个队员都被毒蜂刺伤，顿时倒在地上不能行走，被送进勐腊县人民医院。过了两天，吴先生在受毒蜂刺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就在医院里病床上开始给我们讲解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物区系特征，与东南亚热带雨林的比较，和原产巴西热带雨林里的三叶橡胶树的适生环境以及在云南寻找橡胶宜林地等科学问题。连续多年的云南热带生物资源考察，吴先生担任考察队主要领导，以身作则亲临现场，风餐露宿，日夜操劳，不仅为我国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北开创橡胶种植产业找到了科学依据，而且为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植物资源调查发掘的基础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充分的科学论证，为我国热带生物资源产业的大发展做出了功不可没的重要贡献。

吴征镒先生高瞻远瞩，是我国现代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倡导者和发起者之一。早在1958年末，他和蔡希陶先生共同讨论在云南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当时我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办公室担任业务秘书工作，由吴、蔡两位先生口授，让我笔录成文了一份《关于在云南建立二十四个自然保护区的报告》，后由吴老与寿振黄教授联名提出正式建议报交到云南省人民政府，事后不久时任省政府秘书



在吴老办公室交谈



长张子斋同志亲自来到所里进一步了解情况，表明省政府对该建议的高度重视。当时提出的这个报告基本上覆盖了云南东西南北，由高山到热带河谷不同海拔地带的各类代表性植被类型保护，成为后来在云南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科学依据。大约在同一个时期，曾经有过中国和原苏联的两个科技合作项目，即建立热带森林生物地理群落定位观测站和建设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两个项目，为我国自然生态保护和热带生物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利用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当时许多人对建立“森林生物地理群落站”缺乏了解，吴先生和云南大学生态学家曲仲湘教授以及苏方生态学家苏卡切夫院士等在深入考察了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保护林地垄山后，就提出了在傣族村寨附近的“垄山林”内建立“森林定位群落站”的建议，在比较了普文垄山和大勐龙曼养广垄山林后，决定建站于曼养广垄山保存完好的800亩热带季风雨林中，从此开创了我国现代生态定位观测站研究的先河，可惜的是这片垄山林地遭到严重破坏，只剩下大约90亩面积的残余林段，现已由地方林业站管护。

吴征镒先生学识的渊博，不仅体现在他对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植物区系地理学、植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植物资源研究等领域的多方面重大贡献和权威性，而且对我国植物学若干分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他对我国植物学研究多个领域通今博古的学识为世人所折服。吴先生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鼓励、支持和帮扶我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工作，他多次与我促膝切磋有关我国民族植物学的方向、内容和方法问题，指出：在中国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应首先从云南做起，云南不仅有丰富多样的植物，而且少数民族众多，传统经验丰富，值得深入调查研究。2008年3月3日他约我到家中谈话，再次指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的民族植物学一定要做下去，研究中国的民族植物学不能完全依靠引进西洋人的方法，要有中华民族的民族植物学方法。2007年《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启动，吴征镒先生在九十高龄之际勇担重任，任《生物学典》的主编，为民族科学文化传承树立了榜样。他在大典第一次编委会上指出：《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的编纂工作，为民族植物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对中国古籍中有关植物记载的全面知识的研究是民族植物研究的最大课题，只要努力研究，就有可能做出世界水平的成果。吴先生十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著名典籍记载植物的考证，直到晚年仍然进行《诗经》中的植物考证工作，曾多次约我谈话，吩咐我们要我把《诗经》中记载的植物考证清楚，最好每半月去和他交流一次。谈到这件事，我感到十分愧对吴先生，没有能够按照吴先生所期盼的那样去做，总是忙于自己手头的其他工作而无暇顾及该项考证工作。《诗经》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已有3000多年历史，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崇高地位。我国古诗词历来就有易读难解之说，《诗经》中记述的植物，估计应在136种以上，近年来两岸植物学家都曾经花大功夫研究考证过，2002年河南师大高明乾教授等出版了《诗经植物释诂》；之后不久，台湾学者潘富俊、吕胜由出版《诗经植物图鉴》，对《诗经》305篇中135种植物进行了部分考证，吴先生见到这本书之后，认真仔细进行了再考证和推敲，写出了一份4页纸的“不同意见”商讨。2008年3月3日约我到家中把这份手稿交给我，并要我继续他未做完的考证工作。在吴老的这份手稿中，已对20余种《诗经》植物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广为流行的一首诗《周南·关雎》之“荇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下略）。”“荇菜”是什么植物？《诗经植物图鉴》一书作者考证说是龙胆科的“杏菜（*Nymphoides peltatum*）”，吴先生考证后认为应当是眼子菜科的菹菜（*Potamogeton crispus*）；其他种类如萍、藻、菱、蓼、蕨、薇等诗中论及植物均进行了评估，可见吴先生通今博古学问之深，文才之高，令人望尘莫及。吴先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有关植物大量传统知识记载于各类典籍之中，只有中国人自己努力挖掘研究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否则将对不住我们的祖先，也不能为后代做出交代。记得大约在四十多年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编撰《中国科技史》期间，来到昆明植物研究所访问吴征镒先生，就在行政楼二楼那间小会议室里，当时我也在场，李约瑟先生提出了有关中国古籍的几个问题，吴先生一一回答，为了便于笔记，李约瑟先生面对吴先生不坐沙发，而半跪在地上，一面听吴先生讲解一面在膝盖上的笔记本上忙着记录，那种认真学习聆听的态度实在令人难忘。

在过去3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植物学原本是世界领先的，至少有2700年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数以万计的农林园艺本草古典书籍就是最好的证明，并为当代欧美植物学家所承认的历史事实。近200多年来，我国植物学落后于西方，开始向西方引进现代植物学理论和方法，学习西方先进科学大大推进了中国植物学发展，在工农医药环保等领域应用引进西方技术成绩斐然。面对我们厚重的植物学历史知识宝库和迅速发展的西方植物科学，学贯中西洋为中用已成为现代植物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吴征镒先生在学贯中西洋为中用这方面是当之无愧的楷模，他不仅创立了植物系统发育的“八纲系统”，提出了中国植物区系的热带亲缘学说和植物天然产物分布与系统发育的相关性等许多新的学说、新理论和新观点，而且为现代植物学和中国传统植物学知识研究之间构建了一座桥梁，吴先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关于《中华大典·生物学典·植物分典》的编纂方法和途径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没有吴老生前为我们构建的方法，今天《植物分典》的撰写工作很难想象。

这里，我又想到亲身经历的几件事和吴老在这方面的联系。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曾主持开展过相当规模的美登木抗癌研究，该项研究的起始是1972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在非洲调查发现塞内加尔美登木（*Maytenus senegalensis*）的抗癌活性的一则报道，我国卫生部门领导派肖培根院士来云南寻找有没有国产美登木，肖院士来到昆明植物研究所查看标本，看到两份吴征镒先生订名的云南美登木标本（*Maytenus hookerii*），一份是王启元先生1948年在西双版纳流沙河边采到的；另一份标本是我1959年在西双版纳勐仑银厂后山（孔明山）上采到的，最早订名均为裸实（*Gymnosporia hookerii*）。吴先生在整理卫矛科标本的进程中，发现中国留欧植物分类学家侯定（Ding Hou）建议把裸实属和美登木属合并为一个属即美登木属，吴先生在当时查阅国外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了解到了这一分类学情况，经过仔细研究后把国产裸实再订名为美登木。研究植物药的人都知道，基源植物鉴定对药的研究多么重要。肖院士根据吴先生鉴定的两份标本，终于找到了中国有美登木的依据，于是又风尘仆仆赶到西双版纳，当时我在原云南热带植物所（现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分类室工作，肖院士问我是否能找到我采过的美登木，于是我和同事李延辉同志分析了原标本采集地情况，认为流沙河这份标本已不可能采到，因为采集地已建了水电站，生态环境完全改变了，美登木也不可能存在，另一采集地勐仑银厂后山有可能还有美登木，但我们在那个山上跑了两天时间都没有找到，后来又下山来到罗梭江边一个叫曼丕的地方，终于在河边找到了云南美登木，之后在云南热带地区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这种植物。如果没有吴先生最先鉴定的美登木（*Maytenus*）标本，就不能认定中国有美登木分布，也不可能进行国产美登木的抗癌研究。该项研究不仅证明了国产美登木含有抗癌成分美登素的结果，而且还发现了共计十六种国产美登木属植物，在抗癌研究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带动了美登木的民族药物学的研究，吴先生后来说过，美登木是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敲门砖。

1987年7月24日~8月1日，第十四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当时德国处于东西德分治，柏林也划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我和吴征镒先生同行前往参会，会议期间吴先生和我会见了许







1987年8月参加德国柏林第十四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第十四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右起：裴盛基、王伏雄、曾呈奎、吴征镒、郭俊彦）

多国际知名的植物学家，如《热带雨林》著作的作者P.W.理查士，英国皇家植物园著名分类学家海伍德教授和德莱斯费尔德教授，德国吐宾根大学绍尔教授等，在学术交流中，我深感吴先生学问之高深，深受国际植物学界的尊敬。会议期间安排一天时间到柏林郊区考察植物，由法兰克福大学植物系分类学家汉娜教授作植物学专门向导，讲解当地植被和植物，开始是吴先生和我走在一起，吴先生对柏林地区植被和植物十分熟悉，边走边讲解给我听，后来我发现跟在我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多，各国植物学家都拿些正在开花的小草来请教吴先生，吴先生几乎一一都能告诉植物学名，我记得他当场一下就鉴定出两种堇菜属（*Viola*）的野生植物，简直令人惊讶得不得了。英国皇家植物园海伍德教授问吴先生，你这是第几次来德国柏林？吴先生说这是第一次，许多植物学家听后都佩服至极。会后我陪吴先生专门去东柏林参观一天，当时，我们穿过柏林墙要过东西德两国的边境检查站（Check Point），西德方面有美军岗亭，只看了一下护照就Pass过了，到东柏林一边检查了很久过了几道关卡才通过，去到东柏林发现风光大不一样，但古建筑颇多且保存完好，吴先生当时已有72岁，仍然饶有兴趣和我去参观了几处博物馆、教堂等地方，许多德国历史上的人和事他都很清楚，一一讲给我听，真是博学广闻的科学家。

1988年8月我和吴先生应邀到新疆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成立二十周年庆典，会后同行去天山、阿尔泰山、喀什和柯尔克孜族自治州考察十来天，一路之上他从不叫累，一直忙看、忙记、忙讲，讲个不停，对新疆南北各地植被他都了如指掌，鉴定识别更不在话下。在喀什他还访问了南疆维吾尔医院，与维医进行座谈，表现出对维族传统医药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还赠送了他的著作给医院老院长。在南疆沙漠中考察沙棘时，他十分称赞沙棘在沙漠治理中的作用和经济价值，对喀什科委主任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体现出他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生态发展的关心。

吴征镒先生一生为植物学事业奔波不息，奋斗不止，他的足迹踏遍世界许多地方，他的墨迹流传四海永远闪耀光芒，吴先生一生建造的学术丰碑将永远竖立在红土高原和华夏大地上，他的崇高人生品格永远留在我心中。



1988年8月在新疆阿尔泰草原

